

唐廷枢传略

唐佑钧 唐仕进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买办、企业家和洋务运动重要官员。他从事的经济活动，对外国在华资本势力的增长，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都起过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他主持创办的几项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第一”的企业，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对外交涉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也为史学家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关于唐廷枢个人的全面评价，史学家自有公论，本文仅据文献记载及家乡流传的口碑材料，对他的生平作一记述，以便为编修地方志提供参考。

一、从著名买办到洋务要员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又作镜心。1832年2月29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父亲唐宝臣，母梁氏，宝臣以农为生，有时上山打柴出卖以补家计，唐廷枢兄弟四人，他居次。鸦片战争以后，英人霸占香港，美国教会在港办了所马礼逊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唐宝臣当时在校长布朗医生处打工，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在该校读书，于是同布朗签订了延工八年的合同，让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就读。唐廷枢在校六年，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话时使人觉得他就是一个英国人。在马礼逊学校四十名中国同学中，唐廷枢与另一高材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并获学士学位的容闳相善，其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与容闳在事业上互相支持，结为挚友。



唐廷枢（1832—1892）

1848年，十六岁的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毕业后，开始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他首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担任低级助手，其后进入香港政府巡理厅当翻译，由于英文说得好，提升很快，两年后担任正翻译，以后又担任大审院正翻译。他的同事、英国人李泰国很器重他的才能，李泰国担任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后，引荐他到上海海关当副大写，一年后升正大写兼总翻译。

与此同时，唐廷枢崭露了他的商业才能。早在香港政府任职时期，他就在两间当铺中入股，从事商业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到了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他受到中国棉花出口浪潮的鼓舞，于是辞去了海关的任职，自办了“修华号”棉花行，专门收购中国的棉花，再转卖给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洋行，由此他与英人办的怡和洋行发生了联系。怡和洋行的买办林钦是唐廷枢的同乡，雇请唐廷枢来洋行管理金库。1863年，唐廷枢接替林钦出任洋行的总买办，开始了他十年的买办生涯。

怡和洋行是外国在近代中国兴办最早的一间企业，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怡和洋行把持着长江一带的航运和出口贸易，在外国其他在华资本企业的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唐廷枢的任职，对怡和洋行业务的拓展以及财富的膨胀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资本筹集方面，由唐廷枢倡议和带头，第一次在洋行中投入华股，其中洋行属下的华海轮船公司，他入股四分之一。其他华人纷纷效尤，使华海股份中国人占近一半。其次，由他提议，洋行又提出大量资金，附股与洋行对立的企业，缓和与对手企业的竞争，双方均得益。在业务开展方面，除了扩大原来的航运、丝茶贸易外，唐廷枢为洋行开拓了当铺、地产、米盐糖、采矿等行业，其中收效最大的是上海至天津、厦门、福州、马尼拉等新航线的开辟，为洋行赚取了巨额财富。他的办事能力使与洋行激烈竞争的对手大为吃惊，老牌对手、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惊叹，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而在十年的买办活动中，唐廷枢也在从事其自营的商业活动，他与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投资三家上海钱庄，附股于洋行的保险、航运等公司，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引起了洋行老板的眼红。尽管唐廷枢再三表白自己对买办身份的尽忠尽职，“没有一丝一毫的贪污盗窃行为”，但是洋行老板们仍在不时地提防他，“尽可能地、不声不响地减少他（对行务）的控制权”。

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变化。清王朝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兴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当权人物，从进口外国设备办军事工业开始，又陆续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就是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初，洋务运动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在上海道台朱其昂的主持下开办。当时招商局设备简陋，资本薄弱，管理落后，根本无法与外国洋行竞争。洋务运动主持者李鸿章深感人才的重要，决意在商界中寻找能人为招商局的管理者，唐廷枢与担任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今珠海市北岭人）被选中，先后进入招商局，

唐廷枢担任总办，徐润任会办。这样，唐廷枢从一名著名的外国洋行买办，一跃成了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

唐廷枢之所以放弃他那优厚的买办待遇和卓有成效的事业进入招商局来收拾那一筹莫展的摊子，完全是出自于“为国争利”的思想内心。他在就职宣言中公开呼吁：“沿海之间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有，岂非更为优越？”他上任伊始，就对招商局进行了全面的改组，招聘了一批在洋行的中国买办到招商局，参加管理。对清政府派来的官方监督百般抵制，另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一下就为招商局招徕了一百万两的资本，打破了招商局开办以来资本长期停留在二十万两以下的沉闷局面。在管理方面，“以西法经营之”，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精简冗员，对官方塞进来的无用之辈，一个都不要。在业务方面，无论在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航路、设立各处码头，他都一手经理。几年后，招商局业务突飞猛进，在竞争上，使在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包括怡和洋行在内，对于在中国水域里每一条航线上的竞争，都感到是个压力。他首先挫败了拥有船只最多的美国旗昌洋行。旗昌轮船公司不得不把全部船只、码头、资产卖给招商局脱手完事。从谈判价格到签订合同，都由唐廷枢参与并决策。其后，招商局又在菲律宾、泰国都设立了分局，开展南洋运输业务，并派轮首航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等地。1883年，招商局的资本已从开办时的二十万两增至二百万两，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轮船企业，外国人办的怡和、太古洋行在竞争中处处被动，不得不与招商局签订协议，对承接长江航运业务方面作出让步。

二、创办企业多项“第一”

从1873年进入招商局到1892年逝世于开平煤矿任上，唐廷枢均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在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怡和买办与招商局总办是唐廷枢施展商业才华的机会，但他的整个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商业，在创办工矿企业方面他也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甚至在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参与其事。据史料统计，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入股或受洋人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就有47家。其中属于中国历史“第一”地位的，就有六起。

早在1862年，唐廷枢的英语才能就受到同行的推崇，那些先在外国洋行任职的买办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门请教。唐廷枢应接不暇，于是，就在他哥哥唐廷植、弟弟唐廷庚的参与下，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编写了一套《英语集全》，该书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进行了比译和注音，编印成六卷，用自己的住所“纬经堂”发行。唐廷枢自称该书的宗旨是为了“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特别为了应付那些买办们（他当时并不是买办）的纠缠，专门开辟了“买办问答”一卷。

唐廷枢不打算以自己的英语才能去抢别人的饭碗，而以编纂书籍把自己的才能贡献于社会。《英语集全》后来被人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1870年，怡和洋行买办任内的唐廷枢，与同乡好友徐润等人开办了上海历史上的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徐润对唐廷枢在医院兴办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876年，唐廷枢与徐润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当时长江内河和海外航行的中外船只，其保险业务均由外国洋行垄断。随着招商局业务的扩大以及船只的不断增多，唐廷枢认为这巨额保险金被外国人赚去很不合算，就与徐润集股金五十万两，成立保险招商局，1878年，又续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扩大保险业务范围。洋人对中国人办保险事业，十分嫉妒，百般阻挠和刁难，但由于唐廷枢坚守信用，兑现迅速，不仅华人纷纷投保，洋商也“遂无异言”。

开平矿务局（今开滦矿务局）是唐廷枢所经营的工矿企业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个。这个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随着洋务运动中一批军事、民用企业的兴起，能源是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在蒸汽机使用的年代，煤炭是必不可缺的燃料，以往中国的煤炭大部分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于是，唐廷枢思想上勾画了一张自办煤矿的蓝图。1876年，当他听到唐山开平镇附近民众纷纷用土法开采煤窑的消息时，就乘船赶到开平，对开平镇方圆五十里的煤炭储藏情况进行了考察，事后向李鸿章报告，建议开办开平煤矿。李鸿章自忖没有把握，又要唐廷枢请来一位英国工程师，对煤层进行全面的科学勘测和分析，认为有开采价值，最后才下定决心。唐廷枢被委任为总办开平矿务局事宜，他将轮船招商局交由副手徐润代理，并将自己的亲家、同乡郑观应推荐来招商局当帮办，自己则专营矿务局前后十五年，直到逝世在任上。

唐廷枢在开平，采取“因友乃友”的办法，通过他的哥哥唐廷植的串联，几年内就招足了一百万两的资本，向国外进口了所有的采煤机器，包括金刚钻钻岩机、矿灯、消防抽水、通风设备等先进器材，于1879年打出了两口矿井，最深处达600英尺，1881年开始出煤。在技术力量方面，唐廷枢雇请了四名外国工程师和十四名欧洲人当领工，从广东招收了五十名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生产骨干，把自己在美国留学过、熟习采矿业的儿子也拉到矿里来从事技术业务，招收的工人最多时达到3000人。在管理方面，于1884年开始实行“奖励制度，使多采煤的工人所得的工资比懒惰者多”。到十九世纪末，开平矿务煤炭产量达到70多万吨，资本增长了五倍，达到500万两，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大型机器采矿企业，唐廷枢被评价为“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直至今日，在开平矿务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滦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开平矿务局出产的煤炭堆积如山，运输问题相当严峻。在开平矿务局创办之前，唐廷枢已对解决这个问题做过通盘考虑，建议李鸿章在开矿同时修筑一条铁路至天

津。但在当时的中国，修筑铁路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早在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了一条吴淞铁路，清政府曾以高于铁路造价上倍的代价将铁路收买后拆除，铁轨运去台湾。由此唐廷枢的筑路之议毫无例外地遭到清廷的否决。清廷要他开凿一条从开平至胥各庄的运河，漕运煤炭。但是开平附近地势陡峻，根本无法凿河，唐廷枢据理力争，清廷只好勉强同意，但是铁路不驶机车，只用驴马拉载为条件。

1881年，唐廷枢筹办的唐山至胥各庄一条长十一公里的铁路正式完工，唐廷枢遵照清廷规定用驴马拉了几趟煤，这在中国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在外国人的眼中却是一桩笑话。唐廷枢决定冲破清廷的限制，用机器代替畜力。他授意在矿务局的一位英籍工程师金达氏设计一台机车，工人们根据设计图纸，利用矿里的一台废旧锅炉，造了一辆牵引能力为百余吨的蒸汽机车，命名为“龙”号，行驶于唐胥铁路上。他的行动很快就触动了顽固派的神经，被弹劾为“机车直驶，震动东陵，喷出黑烟，伤害禾稼”，结果“奉旨查办”，“勒令禁驶”。但是唐廷枢绝不屈服，他“几经波折”，“力谋营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使得清廷“取消前令”。从此，唐胥铁路作为中国的第一条国产铁路，“龙”号机车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火车头，被载入了史册。

唐廷枢在开平矿务局总办任内，还创办了唐山细棉土（水泥）厂。开办几年后发展为唐山洋灰公司，他死后接办者贪污渎职，水泥质量下降，连年亏本，于1893年停产倒闭。虽然如此，唐山细棉土厂仍被视为中国的第一家水泥厂。

三、参与对外事务交涉

唐廷枢“久贾而官”，在怡和买办任内，已捐得同知一衔，进入招商局后擢升为道台。但他极少穿戴官服，甚至连场面隆重的唐胥铁路通车典礼上，也以着长袍布衫的身份出现。据唐廷枢后人及家乡口碑称，唐廷枢不着官服是出自于李鸿章的主意，“我是官办之首，你是商办之首，是则免拘礼节，便于兄弟相称。”唐廷枢与李鸿章是否以兄弟相处，尚待考证，然而李鸿章对他的信任是绝对无疑的，李曾有过“中国可以没有李鸿章，不能没有唐廷枢”的说法，唐廷枢在家乡修建的“观海楼”，就由李鸿章亲笔题字。李除了对他有办理洋务“胸有成竹”的赞语外，还保举他为“堪备各国使臣”，另一位洋务要员、福建巡抚丁日昌夸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于各国情形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由此，唐廷枢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参与了多次对外事务的交涉。

1875年，清廷根据上海外商云集、对外交涉事务繁多的情况，设立专门办理对外事务的官署——上海洋务局，唐廷枢被委为会办，他“办事认真，不辞劳苦”，接到委札后“即遵照赴局，将中外交涉一切事件，会同总办褚守尊慎密办理。”

同年2月，清廷为加快台湾岛的开发，决定架设福州经厦门至台湾的海底电缆。

当时福州至厦门的电线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所办，清廷想收回自办，派唐廷枢往福州交涉。唐廷枢与该公司代表“妥议往复，辩论十数次”，始将大北电报局的水陆电线、机器、木料、房屋、契据等件一律收回，“由官自办”。

自1879年唐廷枢派出招商局轮船第一次航行檀香山后，中国与夏威夷王国的关系日益亲善。1881年4月，夏威夷国王第一次访华，其目的是谋求与中国、日本的合作，抵制英、美、德、法在夏威夷的渗透，夏威夷国王以“与中国同种”的身份首先到开平矿务局拜访唐廷枢，双方屏退左右，密谈了一天。国王要唐廷枢转达他的意思，“同种人”携手，共同抵制“白色人”。李鸿章接到唐廷枢的汇报，在天津为夏威夷国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就夏王的主张双方进行了会议。

1883年，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托，游历欧洲，考察船务、商情。在一年的时间内，唐廷枢先后到达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为北洋海军订购了一批铁甲船。其时，中法战争爆发，唐廷枢特地留在巴黎，对法国政治、军事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在同法国作战部长的交谈中，发现连这位部长对这场战争法国能否取胜都持悲观态度，连忙通过海底电缆将这个信息通知李鸿章。他忠告李鸿章：“只要中国坚持，法国就会投降。”可是李鸿章并不采纳他的忠言，以致战胜者反而与败北者签订屈辱的和约。

中法战争以后，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对中国人民百般诋毁和歧视。早先上海租界的外滩，外国人修筑了一座公园，中国人可以自由入内参观游览。1885年，公园竟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准入内”。这就是后来通指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蔑视中国人的行径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公愤，地方与清廷也都束手无策，其时，唐廷枢出洋回到上海，他来到租界的工部局，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殖民主义者竟以“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来回答。唐廷枢据理力争，迫使工部局答应拨款另建一座华人公园（时人称为“中国花园”），平息这场风波。

除了文献记载以外，家乡中还流传着唐廷枢参与外交的一段轶事。相传有一次英国使臣拜会李鸿章，以北京英国侨民较多为借口，要求在北京紫禁城附近修建一座教堂，李鸿章无言以对。时唐廷枢在座，不亢不卑地回答道：我国在贵国的侨民也颇多，中国人历来信仰孔夫子，请贵大臣返国后，向贵国王陛下禀知，允许我们在伯明翰宫附近修建一座孔庙。英使者听后无言以答，遂不再提教堂之事。此段轶闻史实待考，但说明唐廷枢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善于外交辞令的人物。

四、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唐廷枢兼商人、买办，官吏于一身，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个人资产，史学家估

计不下于一百万两。但是他逝世以后，“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他个人资产的去向，成了历史之谜。根据分析，他的资产大部分投资在企业之中，许多企业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收益不清，另外也有一些半途而废的企业，没有效益，还有相当资产赞助了社会公益活动。编纂《英语集全》是唐廷枢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开始，该书自编、自印、自销，人不敷出。1870年与徐润创办的仁济医院，开支款额颇大。当年，上海教会“普育堂”开展施粥救济活动，唐廷枢“于丝捐内提银，永远长施”。此外，他对辅元堂、清节堂、元济堂等慈善机构，均有赞助。上海开埠以后，广东商人云集，1872年唐廷枢与徐润之叔徐荣村，倡议成立广州、肇庆同乡会所（广肇公所），得到了徐润、叶顾之（今属珠海市吉大人，当时任上海知县）等人的支持。徐润、叶顾之将他们共有的一座房子让出，作为广肇公所会驻。唐廷枢主持了会所成立酒会，当晚筹集资金一万多两，唐廷枢同哥哥唐廷植鼎力相助。其后，广肇公所成了广东人在上海的会馆，“联乡里而御外侮，公益诚非浅焉。”文化教育事业是唐廷枢赞助最多的项目。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首倡兴办一间英文读书室，便利“华人得以博览翻译西书西报，议论新事”，西人傅兰雅建议改为格致书院，唐廷枢积极襄助，担任三人董事会中唯一的华人董事。同年，傅兰雅办了一所“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唐廷枢也给予积极支持。该馆招收中国商人子弟入学，郑观应就是该馆学员之一，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思想家。唐廷枢还开办了九所义校，专供贫苦子弟入学，在他的义举感召下，师资教学质量高，学生读书成绩好，致使一些富裕人家的有识之士也宁把子弟送入义校求学。

值得一提的是，唐廷枢在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中，对中国近代著名改革者容闳的事业，曾给予过积极的支持。1874年5月，容闳有感于西人最早在上海办的《申报》“持论有不允当之处”，“偏袒不公”，遂发起创办了一份《汇报》，这是华人创办的第二份报纸（第一份华人报纸是在香港，比《汇报》早六个月）。唐廷枢对容闳“实助成之”，其后《汇报》与《申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这段时间，容闳倡导、组织了中国第一批青少年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先河。由于民智未开，许多中国人不愿让自己的子弟离乡背井到外国去求学，容闳的招生遇到困难，唐廷枢、徐润积极襄助挑选学生。徐润家乡的蔡绍基、徐振鹏先后赴美，唐廷枢先后在家乡推荐了唐国安、唐绍仪、梁如浩、唐元湛、蔡廷干等青少年出洋。后来这些子弟均成大器。唐国安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绍仪任过中华民国内阁总理，梁如浩任过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唐元湛任电报局长，蔡廷干任过中华民国代理内阁总理。由此唐廷枢在家乡受到了推崇和爱戴。

唐廷枢在家乡的公益活动也颇多，他在五十岁以后，曾返广州、佛山主持修筑码头，运销开平煤矿。其间常返乡，并对唐家湾修筑码头进行过试探，开辟广州、香港、唐家之间的航线，小火轮试航了一段时间，因业务不旺而停辍。他出资在家

乡创办了一所学校和一所贫民诊所，乡民免费上学和就诊，逝世后学校和诊所因经费无源而停办。清光绪四年（1878），唐廷枢的生母“因命子赈济山西饥荒有功，奉旨赏给修建‘乐善好施’牌坊”。

唐廷枢在开平矿务局任内也多参与善事。他与郑观应办了一间普惠堂，开设天津煤气公司，收价便宜，另创办了塘沽耕植畜牧公司，率先使用机器开垦荒地，并两次处理了开平矿广东籍工人和外籍人员、广东籍工人与本地工人的矛盾。特别是在矿区周围允许附近居民自办小煤窑、小砖窑和石灰窑，使附近民众得益。他六十岁生辰时，全矿矿工和附近四十八个矿区乡绅民众，聚合赠送一把“万民牌伞”，以示祝贺。他逝世后，唐山有人给他立了“唐公祠”。

五、逝世哀荣 家族庞大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在天津逝世，享年六十岁。当时天津正蔓延一种流行性疾病，他的逝世与染上这种流行病有关。中外对他的逝世反响强烈，各国驻天津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吊唁者甚众，李鸿章亲往题挽联。报界评论唐廷枢之死：“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不容易的。”“唐景星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他的死……是一个持久的损失。”鉴于唐廷枢身后无留下任何现成财产，轮船招商局特地拨出银两一万五千两，作为赠恤，后又命名“廷枢”号轮船一艘，以资纪念。他的灵柩由招商局派出专轮，运回家乡唐家村安葬，外国使馆、洋行均有专轮护送，共计十三艘。途经上海黄浦江停泊时，上海外滩一片灯火齐明，千百人举行仪式迎接。驶至唐家湾后，唐的灵柩安放在岸边的灵棚里，十三艘外轮一字形排列，各下半旗，各国代表上岸向灵柩鞠躬后离去。

唐廷枢家族庞大。哥哥唐廷植接任唐廷枢的怡和买办，传子唐杰臣，再传孙唐纪常，一家任怡和买办达半个世纪；弟弟唐廷庚任轮船招商局福州分局经理；族兄唐国泰（翘卿）任过上海汇丰银行买办；族兄弟唐瑞枝（瑞芝）任汉口阜昌洋行买办。唐廷枢生有九子，其中次子唐凤兴，娶郑观应堂妹为妻。其他或经商，或于家乡，子孙繁衍，分布海内外和省港澳地区。侄曾孙辈有唐桂芬现为美国著名高级建筑师，唐力行为留美博士，在联合国任职。曾孙辈唐达钧、唐佑钧、唐炳权、唐炳衡，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工程师或在港经商。

（原刊载1988年，《珠海文史》第七辑）